

新力

第二一
卷
第十三期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
十一月廿四日出版

新力週刊社編

通訊處：浙江岩下街郵

政信箱

類紙聞新類一第為認記登政郵華中經刊本

論短

浙江省臨時參議會之籌備

自從中央頒布了「省臨時參議會組織條例」之後，浙江省政府即着手籌劃。最近省府已制訂「籌備程序」，限定在本年十二月十五日以前將全部參議員候選人名單呈報行政院。

參議員資格，照中央規定是：中華民國之男子或女子，年滿二十五歲，曾受中等學校教育，暨有左列資格之一者：(甲)具有各該省之國貨並曾在各該省所屬之縣市公私機關或團體服務二年以上著有信望者；(乙)曾在各該省重要文化團體或經濟團體服務二年以上著有信望者。

浙江省參議員的名額是四十人，其人選的來源照中央的規定是：(一)由本省各縣市民中選選十分之六(每一縣市此項參議員至多不得過一人)；(二)由曾在本省重要文化團體或經濟團體服務人員中選選十分之四。

產生的方式，照中央規定：(一)由居民中選選者，應由省內每一縣市政府於徵詢該縣市民黨部及地方團體意見後，各就居民中提出合格之候選人二名於省政府。(浙江省政府規定，由各縣長慎重選選合格人員，召集縣市民黨部及地方團體代表公開徵詢意見，但不必用表決方式。)(二)由文化團體經濟團體人員中選選者，應由省政府及省黨部聯席會議就上列團體中提出合格的加倍候選人(照全名額十分之四之倍數計算共三十二人)；省政府將前二項名單彙齊以後，呈送行政院轉呈國防最高會議選定。國防最高會議得於各該省所呈送參議員候選人名單以外選定若干參議員，但其名額不得超過各該省參議員總額十分之二。

這參議會在抗戰時期的職權是：(一)省政府之重要施政方針於實施前應提交該會決議；(二)該會得提出省政興革之建議案於省政府；(三)該會有聽取省政府施政報告之權；(四)參議員於開會時有依議事規則向省政府提出詢問之權。這些職權如能忠實合理的去運用，一定能一集思廣益，促進省政興革。

在籌備期間最重要的事是選選參議員候選人，將來參議會能否建成的任務，全看這些候選人能否真實代表本省各縣市民及各團體。我們希望有權選選候選人的各機關，要客觀地切實注意

新力週刊 第二卷第十三期 (總號第三十九期) 目次

雁後樓 吳彭
論 恆 吳彭
「洪水待我身後」與「火燒確到隔壁」 孫占先
戰時民衆教育實施的原則 孫占先
由香港到方巖 孫占先
在虎穴中工作 孫占先
失地鬪爭之一頁 平湖政工隊
趙老太太和楊秀瓊 張振武
活躍的前哨 王時
我們不再被看做警察兵了…… 桐廬政工隊
定價 每期二分合購每五冊連郵一角定閱每六個月六角全年一元二角

這件事，務使選出的人確是居民及團體中最優秀份子，合於全省人民的公意。唯有這樣，纔能真正代表民意，纔能有補於抗戰。

(雁雨)

英美對日之猶豫態度

英法三國伸長頭頸滿望日本對封鎖長江的抗議有一個「較和氣」的答覆；但野心之火不是抗議可以撲滅的，即使來一百次的抗議吧，侵略者不是狡詞抵賴，便是無理反駁。日本近來對英美諸國的蠻橫本該使他們洞鑒這東方野心家此次侵略中國的最終目標了，誰知英美還是疑惑不定，還抱步這類妄想：「日劫掠的對象既是中國，大概不會把我們在華利益一起吞下肚去吧？」這見解如果確是英美各國的見解，不免幼稚得可笑。日軍圍「道地」的侵略主義，一貫的大陸政策，亞洲獨佔企圖是不會允許一滴一起漏到歐美國口中去的；一有機會，他就要把歐美人全數逐出亞洲。日本的「現實政策」才真是可怕地現實性的，他目前拉攏德意，有他的苦衷，一旦世局遷流，權益關係變易，他那雙皮靴定會踢那兩位「防共好友」的。這次日本對英法美老老實實拒絕開放長江航線，來了一篇藉口的話；畑俊六也聲稱暫時不能開放。我想英法對這「暫時」兩字，又會伸

長頭頸守候一時吧。其實日本會繼續來一百個「暫時」的，等到他在佔領地經營佈置到相當程度，藉掠奪德斷所獲恢復了一點經濟上的涸竭的時候，他的口氣一定會加倍強硬起來。日本是「會打算」的，他侵略中國，損失空前，不在中國算這筆虧空賬，到那裏去算？為着自己的切身利益，和進一步實施大陸政策，日本將全然不顧一切。漢口淪陷，日本不但拒絕恢復外商通航，且抓住這百業繁榮所繫的命脈，決定設一大規模商輪公司，將扬子江航權完全劃歸該公司統制。在華南，當廣州不守，又揚言拒絕外輪行駛華南，一面在廣州設立華南企業公司。「單既我估，卵自我食」，野心家說話自以為很動聽呢。英美各國對此之態度為密切注意其發展；但這已經不是密切注意的時候了。倭排除英美各國在華利益的野心已明明白白在此次覆文和其他行動中揭露了。猶豫和等待的結果必是更進一步的上當，只有實際行動才可以阻止日本的步步進逼。(後覺)

十一月十五日

嬾

近來浙江的定期刊物非常發達，有被批評為「機關刊物」及「要人刊物」之語。這事實不盡然，許多刊物在抗戰中出生總是一個好現象。不過不能滿意的是

人力物力如此分散，內容皆難充實。可是個別細讀還是任往有妙文的。我自認為頂有興趣的是那小小的「老百姓」旬刊，省衛會教文會出版。可惜沒有能每期看到。譬如手頭翻着一册第十四期，從頭至尾都是經心之作，文字與章法的技巧是經過了一番鍛鍊的；合烹也每很微妙。加上阿大的木刻，小牛的「月亮」詩四章，這些小品也着實可喜。我除了讚歎之外，還得引出編者劈頭的一節：

吃苦薩飯

方巖街上賣玩具的店多，那種玩具，我小的時候都玩過的。「比比」的紅叫子，「許許」的泥田雞，「啾啾」的皮老虎，「嗚溜嗚溜」的短笛，三十年來一點也沒有改變。我想這些做玩具的真正嬾，從前的人會用腦子想出這些玩具來，他們却只曉得依樣畫葫蘆，一點也不想，難怪比不上外國貨了。所以他們實在不是靠本領吃飯，不過靠胡公大帝過日罷了。

「不是靠本領吃飯」的話，正是當世的一句義責。慚愧的何止是方巖一些賣玩具的老百姓呢？嬾洋洋地依樣畫葫蘆，大家畫了三十年，日本人已經每月補充二百架新飛機了，於是胡公廟的頭上也可以看到日本飛機威風地飛過。然而大家還是只想靠着胡公大帝吃飯呀！依樣畫着葫蘆，慚愧從自己起，自己創造能力的缺乏不正是嬾的緣故麼？新近參加第一區的行政會議，汪專員提出「發揮各人創造能力」的勉語，這應是當今深中時弊的口號。(恆德)

「洪水待我身後」與「火燒確到隔壁」

吳壽彭

抗戰中見到兩種壞人。譬如近來浙江新聞界一致攻擊的貪污我算他第一種人。近年京滬間的奢縱，一面提倡廉潔政府，一面官僚資本發展，汽車洋房盛興的對照暴露了我們一件失德。最近日本報及漢奸報揭載了徐讓女兒在美國向父親要錢的賬單真是十分刻毒的。因為這是深深動破了一般國民對國民政府的心地而發出的。廉潔原只有在「無為」中獲得。國民政府却遭逢在「有為」之世，非有為不可。在百廢俱舉之中，許多人逐取了名利，正是即使包圍復生也難弄清；設了許多監察委員有什麼用呢？我相信許多長官從生死奮鬥中長成早已突過這名利關頭，如同相信蔣委員長担着國家興亡之責就早已忽過了個人的生死一樣。但從中央到地方不能禁絕貪污的發生，多年來遇到好些士大夫，尤其是京都會會的顯達，不外兩類：一類糊塗蛋，抱着一個幻覺：「國家已經復興」，於是急急乎一問舍求田。一類聰明人：「世界總有些蹊蹺，中國也難免災殃，洪水遲早要來，有福不享纔真是傻子。身後是非誰管得，人生原應拆爛污。國家反正是要亡的，時世無可救的了，且極今朝樂；快活着吧，明天或恐就死。」

「羅馬亡國前的現象，亦是列國歷朝衰滅中的反應。這復興的幻覺，洪水的恐慌，未嘗為日本的炮火所燬滅，雖則這砲火已燬滅了南京，漢口，廣州。或者較真確的說：復興的幻覺已被打破了許多，洪水的恐慌却大大的加重了；好些人還想拆爛污，或竟想拆更大的爛污。在這一點浙江雖則比各省而論好許多，總還是可悲痛的。甚至於有人將懲除貪污列為動員民衆抗敵的先決條件。而最近浙江各縣地方農民銀行款項的清理，公路鐵路舞弊案的澈查都已成為輿論時髦的問題。關於這個，我想這緝一個李陸生還不如必須根絕「拆爛污」的或陰或顯的社會心理為重要。

一些聰明人的洪水恐慌既加重，又一些聰明人發展成我所見第二種壞人。日本飛機轟炸時，誰不希望自己的房子與性命不被

中呢？果然炸了隔壁，我這裏只碎了兩塊玻璃。於是希望下次不再來轟炸。這樣南京失守漢口不免有人動心于和議，甚至甘於屈服；徐州失陷也如此。漢口廣州失陷，重慶又不免有人動心於和議。然而日本飛機卻又來了；這個月南街炸了，北街益發繁榮了；然而下個月北街被炸得更慘。這樣漢口畢竟也失陷了，而且烟俊六大將在漢口對世界宣佈日本兵還得到重慶與昆明呢？無錫所有的紗廠在去年九月間陸續的被轟炸了，僅剩一個廣勤廠；終久這廠在十二月中日兵到派一個破壞班去焚燬了。耶穌說西羅盎城倒塌場壓死一十八人豈是這一十八人罪孽特重而我們就個個清白呢？衆猶太人誰都難免上帝的懲罰。當南京第一個炸彈中在中央大學的國民大會堂，我在五公尺深的坑旁搶出二百五十公斤的碎片，就起了一個感想：這二十萬元的莊嚴會場雖短命，比九百萬元的虹江碼頭剛完工就給敵用是倖運的了。在日本這攻擊力之下，我們一切都空虛。所能憑藉以堅守的祇有「大家不屈服的心」這堡壘。雖是「勘察加」之僻遠火焰也會蔓延上去。確實的復興之中國乃是一片瓦礫上的許多茅棚；從浙西過來，聽說廣德長與一帶稻草賣一塊八角錢一擔，這纔正是國家復興的象徵；這比南京的琉璃瓦為堅實，這是那二百五十公斤的炸彈所燬不光的。火燒止於鄰舍是又一種空想，各自具備着燒不了的生產能力，就無須祈禱日本人停止他的侵略戰爭。

古來及如今多有「不可為而為之」之人們，他們憑這精神成仁或成功了。各持一坯土，即使是連這一坯土被洪水淹了也情願而且應該。這是我們生長在抗戰時代的人們之責任與義務。

第一次經過桐廬炸了二分之一，新近又第二次經過桐廬，贖餘的又炸了二分之一；但先前的炸平的東門頭又茶棚小攤生意盎然了。劉裕的宋殿不異一個農舍，孫權的吳宮是拆些武昌的破屋搭蓋起來的。為着洪水將來而促其生，看見火焰繚繞，但願天降大雨，都如所羅門所說「虛妄的虛妄，心靈的煩惱」而已。

戰時民衆教育實施的原則

應占先

要達到民衆教育預定的目標並完成其任務，必須注意民衆教育實施的方法正確和有效，又必須把握住幾個根本的原則。戰時民衆教育實施的原則，約有下列幾端：

(一)要適合抗戰建國的需要 這是一

個抗戰建國的大時代，一切事業都須注意「有利於抗戰建國」的原則。戰時民衆教育的實施豈得例外？所以止這個時候我們辦理民衆教育，凡是與抗戰建國無甚關聯的事業和活動都應暫時停止或轉變內容，而有利於抗戰建國的事業所活動却應積極推進或強調其內容。譬如像耆老會母姊會等組織，在平時，我們是以敬老或改進家事為目的；在目前，我們應以指導偵查漢奸宣傳徵集軍用品訓練救護技術等為其活動的內容。這便是一個很顯明的例子。

(二)要充分運用原有的組織 我們實

施民衆教育，不僅要注意民衆個體底意識的提高與能力的增強。尤其要使一般民衆有嚴密的組織，從事團體的活動。因為我們要以少數人的力量去指導大眾的活動，必須要把施教的對象先加以組織，始能收事半功倍之效，組織民衆是很費力的事，如果民間原有組織，我們應充分運用，毋需另起爐灶，免得分散力量。而原有的民

衆組織經我們的教育的洗鍊，還可以增強其嚴密性。這一點，務須切實注意的。孫中山先生初舉革命，即以聯絡會黨為起點的事實，就是很好的教訓。至於目前，像保甲組織及各種民衆團體社會團體等都是實施民衆教育必須注意運用的。

(三)要利用適當的機會 羣衆的心理

往往是惰性的，必須另有現實的教訓，才能使他們覺悟。所以我們實施民衆教育，要把握現實，利用機會。譬如我們遭敵機的轟炸後馬上就指導民衆築防空壕；某甲遭土匪的搶劫，我們就發起組織日衛團。像這類的事實很多，只要我們隨時注意搜集而靈活機敏地利用它，辦理民衆教育的成效一定是大有可觀的。

(四)要顧到民衆的生計 「富而後教」

固然是不合時宜的論調，要是離開了民衆的利益而實施民衆教育，那一定是沒有什麼效果可言的。例如在農村中實施壯丁訓練，一定要在農閒的季節，或者在早晨六時以前上科術，晚上七時以後上學科。不然，廢時失業，民衆教育所給予民衆的是相反的影響。我們過去的教育，就是犯了教育自教育，民衆自民衆的大毛病，無怪辦學數十年而毫無成績。戰時民衆教育，是要發動民衆參加抗戰與建國，如果不顧

到民衆的生計而機械地去實施，貽害國家民族，太不可原恕了。

(五)要民衆實際參加活動 民衆教育

是教民衆做不是教民衆看教民衆聽。戰時民衆教育既是教民衆起來參加抗戰與建國的工作，我們實施時必須注意實際活動，並領導民衆自動參加。譬如防空壕如何建築，交通壕如何挖掘，你畫了許多圖樣給他們看，說了許多理論給他們聽，他們看後聽後便一無所有了。我們必須帶他們到田間曠地裏去從事實際的活動，才能使他們發生興趣，增強瞭解的程度。

(六)要迅速有效 實施戰時民衆教育

必須力求迅速，並顧到實效。因為戰時環境變動迅速，一切人力物力財力之需要異常迫切，不容稍有遲緩。我們舉辦某一項事業，事前務須考慮週詳，一經決定，便立刻實施，並盡全力以謀實效。在平時，我們可有二個月五個月的籌備期，而在局面緊張的戰時，是絕對不許可的。並且我們要把活動的效果有一個慎詳的估計。不然，以敷衍的態度敷衍的心理去辦理，勢必浪費人力與物力而後已，這是很要不得的。

(七)設施要普遍 戰時的民衆教育，

以離心活動為主，並須求其普遍。因為戰

時民衆的生活，是緊張的，是動盪的。我們不能要他們跑來受教，而必須走上門去教育他們。我們要發動全民衆起來抗戰，抗戰教育的設施自必求其普遍。假定有五個工傭人員的民衆教育機關，在這個時候，至少應分設二個活動的單位，化整為零，分頭活動。以擴大工作的範圍，增加施教的對象。

(八)要節省經濟「經費為事業之母」，我們要事業做得好，必須要有適當的經費。可是在戰時，「軍事第一」除了軍用必需品應不惜代價的盡量購辦外，其餘一切事業以及國民生活均須盡力節省，以配合要求。辦理戰時民衆教育，當然要注意這個原則。我們在教育上除了必不可少的設備可酌量添置，辦公什費務使盡量節省，尤其不可浪費。

此外，我們還有一點要注意的，就是戰時各項重要法令要有大概的瞭解。民衆教育是在推行國家政策政令的基本手段，我們實施戰時民衆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民衆奉行國家法令，在同一軌範中從事抗戰建國的工作，戰時的各項重要法令自非切實注意並求其瞭解不可。這是在積極方面說的。消極方面講，我們實施戰時民衆教育，一舉一動，不能逸乎法令之外，更不得與法令相抵觸，所以戰時民衆教育工作者對戰時國家法令是必須注意的。

由香港到方岩

孫念劬

這該算我生平最有勇氣的一次長途旅行。

當由梧州開往香港的船逐漸駛進虎門時，遼闊的海面展開我底眼前，珠江金色的水波雄壯地奔流入海，很清晰地劃成一道明顯的界限，無以形容的碧藍色美麗的海，一朵朵如小山似的波浪衝擊到船頭迸散成潔白無比的浪花。以前我曾看過無數篇海的故事以及關於海的傳說，一種羅曼諦克的幻境造成我對於海的愛戀和懷想——如同對一個從未謀面的愛人，只能在幻想中去追尋去描摹。

我獨自侍立在船頭的欄杆邊，儘可能地俯身向着那幾乎可以捉到的浪花，我喜悅得像一個小孩，時而我又抬頭望着一些遙遠的海灣，海風溫和地拂過我底髮髮，以前所看過和我自己所編造的故事，一幕幕在我底想像中演映，我沉浸在虛幻的夢境中。我已成爲海上無數隻鷗鳥中的一隻，上上下下浮沉飛翔，我是那樣無語地沉默着——一直到海面發現了其他許許多多停泊的船隻，猛地一條黑殼軍艦上的一面太陽旗映入我底眼簾爲止。我吃驚似地醒轉來，那時的情景是那樣難堪，我底血液幾乎冰凍了，我仇讎地望着那一面罪惡底標幟——它使我感覺到現實底可悲憤。

船已靠近碼頭，我隨着同行的堂姊在人叢中擠下了船，經過一度檢查，踏上海岸，我們極力在人羣中搜尋那來接我們的熟悉面孔，可最終歸失望。巍峨的建築物陌生觀艷地矗立在我們面前，充塞於耳膜中底盡是難懂的方言，幸好在船上新識的一位廣西大學同學蔡君向我們走來，當他知道我們正處在極困難的環境中之後，慷慨地犧牲自己一部份時間，送我們過海，投入一家旅館。蔡君是一位剛滿十九歲的廣州青年，在他爽直天真的談話中，知道一些廣州的動態和抗日工作，他像一般年青的廣州人一樣頭揚着他們底「廣東精神」和他們那美麗葱鬱的近熱帶地方，我和姊姊都立刻熱切地望着能親自去瞻仰那中山先生底故鄉——革命的策源地。稍稍整理後蔡君又陪我們去尋覓幾位親友，一直到我們抵達目的地之後方始別去；他十分快樂於他能幫助那正需要幫助的人，我們也快樂地感覺到今日的中國青年是在進步中，而且有着明顯的進步；抗戰驅使我們熱烈活躍地走上團結的大道，一切陣痛的剝離了，新的生命正在成長着。

由姊夫底介紹，我們搬入洛克道和他朋友底夫人孩子們同住。洛克道濱海，我和姊姊房間有一面臨海的窗子，因此我

得以每天長昏或是有月亮的夜裏在極端喧囂的都市中繼續那想像的夢。

當天夜裏我睡得不很好，原因是一個陌生地方，樓下空場又是一個木行，苦力們整夜工作着，鋸木底粗澀聲音在深夜裏分外清晰，不由地想到山上大廈裏的人們，這時正在甜美的夢裏溫習他們日常的豐富生活。

次日早晨我很早就起身，不習慣地走近窗邊，向着那海面透出一線曙光凝望，開始感覺到離開祖國的悵惘！第一次閃進我思想中底仍是那黑殼船上的太陽旗！遠遠在晨霧中似乎隱現着無數船隻，但是我窮盡了自力也找不出一隻插着我們國旗的軍艦。這兒本是我們的國土，如今我們的同胞却奴隸式生活着，掙扎着。馬路兩旁睡滿了無家可歸的難民，多半是由被轟炸區或身淪陷區來的；他們是敵人鉄蹄下的可憐蟲，他們的家人燭天火光中成了灰燼，父母妻子離散，生離，死別，殘酷，殺戮，飢餓，寒冷把他們變成癡呆瘦削無復人形！侵略者底罪惡已是顯著地昭示於世界，還有什麼可掩飾的呢？！

流亡到這孤島上來的人太多了，幾乎充塞在每一個角落裏，初來時看到此地的車水馬龍，熙來攘往，士女如雲，尤其是由內地遷來避難的富豪們仍然是優遊生活，歌介舞榭裏充滿的不都是中國人嗎？似

乎他們久已忘懷那在艱苦中掙扎的祖國和那為他們爭自由爭解放在前方浴血抗戰的將士們，而沉醉於一己的享樂裏，但同時在另一方面却進行如火如荼的義賣運動——那便是香港底小販。他們痛憤敵人的兇殘，前方將士們以及後方被難同胞底需要濟助，不惜以一日血汗所得連本帶利全數捐出，首倡的是一個水果小販，於是風起雲湧，各行小販，酒館茶樓，羣起響應。記得一天下午，我和姊姊走過一條馬路，路旁一具較大的水菓攤旁圍滿了一大堆人，交通幾乎為之阻斷，無數小販正在忙於賣出，攤底四周掛滿了各行各業團體贈送的以五顏六色鈔票綴成的聯扁，如「努力輸將」「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等字樣。我順手將袋中餘剩的一元錢購買了蘋果一枚，正預備擠出店門，忽然一個黑面孔的猶太青年排開人衆，將手中廿餘元投入購物箱中，高聲地說了一句「希望你們得到最後勝利」！未取一物而去。於是萬衆歡呼「抗戰勝利」「中華民族萬歲」不已。我全身的血在沸騰，熱淚滾落到手背上；當時爲這刺激的場面感動得潸淚的正不止我一人呢。

我們可以想像這異邦青年是怎樣感受到沒有祖國失去自由受人賤視的苦痛，雖則他們有錢，但錢却買不回來可珍貴的自由呀！那酒廠在他們內心底悲哀亦惟有今日我們能領略到，我們該怎樣領受他這重

大的同情！我們又該怎樣聯合起世界上一切被壓迫的民族一致奮起爲爭自由解放而戰而流血！後來報紙上登載僅灣仔水果小販三日所獲竟達四十萬之多，於是報版以及在馬路邊爲人擦皮鞋小童皆談起義賣，婦女亦將一夕所得捐出，熱烈情況，動人心魄。同時獻金者亦時有所聞，但終不若小販之熱情，眷念祖國的心情却燃燒在貧苦階層裏，我將永抹不去這一段記憶。

香港的救亡團體有抗敵會，婦女慰勞會，宣募隊，難民救濟會等各種組織，婦女會曾組織勸勞隊赴前方，攜帶了不少的食物用品，防畫面具，慰問前方將士信件等等。可惜因爲耽擱時期短，其他團體方面未能十分清楚。香港的新聞事業似乎很發達，每天有二三十種日報和晚報行銷市上，但似乎都不能使人十分滿意，關於戰事消息要較國內各大報紙遲緩也較英文捲報緩慢，並且凡關於敵方字樣或較爲激露之字句全被塗去，用X符號代替，以致一篇好好的文章常常被剪裁得上下不接氣。各報副刊除大公報常有鬚抗戰之文藝外，其他仍多登載香豔肉感毫無意義之文字。再由學校，書店各方面看來，香港底文化是在沒落中；學校是商業化術堂式，書店很少，新近出版的抗戰書籍更不容易買到；電影則全以迎合一般人低級趣味爲水準；偶然聽到小學生唱一兩只抗戰歌曲，

但多半是陳舊的。這不能不令我們爲孤島上十分之九的同胞們嘆惜。

在香港一月，自己的工作在停頓中，精神底營養不足，我開始厭惡那海島，雖然有朋友留我在那兒工作，但那種工作有什麼意義呢？我不禁發出疑問。一個傍晚我和姊姊在海濱散步，向左邊望過去，可以看到香港的三分之一，夜景實在太美，像用電燈綴成浮在海上的島仙，可望而不可及，令我想起童年時讀過的一篇童話中的神仙島，我幻想自己是住在島上的仙子；可是當我走過一家舞場門口發現一些腸肥腦滿的俗客時，我知道這美麗的仙島却原是一個充滿虛偽罪惡的平凡都市，想像原是渺渺無稽的夢，這時代已不容人有夢的容在。我窒悶得要喊叫出來，立刻一封信浮到我底腦際——一位朋友由浙江保首院寄來的——她述說爲一羣無人愛護無家可歸的難童服務底快樂，並說在一羣天真無瑕的小天使中會領略到生活底真正意義。我直覺地感受到一切都沒有矛盾，更無須遲疑，我要投向祖國底懷抱，我決定獨自走向浙東。

因一位友人底介紹，得乘一輛便車運過廣州，從化，韶州，坪石，衡陽而抵長沙。在廣州居一天一夜，姊夫和一位姜太太伴我參觀雄偉建築的中山堂，黃花崗烈士墓，中山大學等處；中山堂已被敵機轟

去一角，其餘市區中隨時都可看見被轟炸的殘跡，充分表現侵略者的無人道，更增加中國民衆的憤怒和仇視。顯然地，廣州民氣是在逐漸地高漲着，一切救亡工作更加增強力量，女壯丁隊底精神極佳，她們穿上軍服和男子一樣操練，請纓殺敵的也日有所聞，敵機底狂炸並沒有將人民嚇跑。當我坐在公共汽車裏正在空襲警報中，各商店仍照常營業，交通並不阻絕，仍然極有秩序極穩靜地進行着，在這時我見了「廣東精神」。徧處生長着鬱鬱蔥蔥的樹木，似乎每一片葉子都是完美無疵的，那兒沒有葉落的季節。

經過廣州再往前行，一路上盡是綿亙不斷肥美的農田，重重疊疊高聳雲霄的山峯，澄碧如鏡的流水；我曾看着太陽在原野裏升起又落下，蒼茫的暮色中如箭地馳過那些險削的山道，是那樣的充滿了詩意！如今竟淪陷在暴敵鐵蹄之下。我樹立一個信念，願那美好可愛的地帶，終於由我們正義底手取回，這也正是表現「廣東精神」的最好機會；願廣東同胞一致奮起。

韶州衡陽一樣地到處都是被狂炸後的頹垣殘瓦。

到達長沙已是舊曆中秋，一連幾晚月色都極好，敵機不肯放棄這夜襲底機會，連續不斷地轟炸岳陽株州長沙各地；我住在一位朋友吳太太家裏，我們也不肯放棄

這美好的月夜，幾個朋友靜靜地坐在大院落中漫談一年來每個人流亡中的工作和生活經歷，月光如水銀透過桂樹瀉在每個人身上，誠如一位朋友所說：「假如我們身爲航空員，乘飛機鳥瞰這樣靜謐甜美的月夜中的大自然，如何忍心投下炸彈，致使血肉橫飛，鬼哭神號，頃刻變爲悲慘世界」！

自武漢疏散人口之後，文化人畢集長沙，各文化機關也一部份遷來，生活書店裏每天擁擠着無數民衆——他們是那樣的熱烈地愛好着抗戰書籍。各抗戰組織，救亡團體都在不斷地工作着活躍着。

我在敵機第三次狂炸長沙之後一天離開那兒，人力車行過幾條被炸的街市，餘火還在熊熊燒着——這是復仇的火種，它燃燒了每一個中華民族子孫底血液；我親眼見兩個苦力，火光映紅了臉，咬牙切齒地罵：「狗東西！有一天我們要東京也這樣燃燒着」。這南區民族底怨恨已結得海樣深，但我們知道，這只是少數日本軍閥所造成的局面。

在南昌住一夜，次日換乘浙贛路車來浙。到方若見到一別經年的好友，友情使我忘去旅途底辛苦。這樣素無華的鄉鎮，外表看來似乎是孤寂而簡陋，但我卻發現它具有活躍的脈膊；政府機關底公務員是那樣的勤奮地工作着，這些都使我們相信

在虎穴中工作

鄧申光

十月六日奉令派赴江北視察敵偽實情及其下級工作人員動態。當天傍晚喬裝重渡錢江，初後山村，滿目淒涼。行將十里，愁雲厚積的天瀉下大雨，一片荒郊無半椽掩身，只得冒風雨越過杭富公路到茅家山，在焦土間找到一所草舍。茅家山離祝家村僅一華里，為敵近抗富交界地據點之一。該地民衆在敵人威力之下，早已失反抗力量，敵人又施假惺惺的親善民衆麻醉民衆手段，將餘糧散給貧民，還擢選壯丁作探員。X站長因感民氣消沉之可慮，即派員密誘偽維持會會長胡凱發南來接洽組織人民抗日自衛隊，請政府加委；一面款以酒肉，故意延誤其時間。及八一三總反攻，敵人發覺耳目失蹤，疑胡為反間諜，將胡所發偽良民證繳銷，順民慘遭屠殺，茅家山茅屋悉付一炬。就在這焦土間僅全的草舍中烘衣待旦。次日但見頹垣殘壁，很少見到人，大都因無法生活，相偕南渡。稻禾已熟，但收割者並非當初播種者。心頭來了一個問題：怎樣把這項糧食歸還江南的那些難民——真正的所有主呢？當即密訪口口偽維持會中某動搖份子，令組織保管委員會，設委員三人以上，代為收割，逐戶抄單，運送江南，交縣政府照單轉給難民；否則作以糧資敵論罪。答謂不

敢違反政府命令，當遵辦。隨偕同往探駐口口口（敵人據點之一）之敵營，防禦工事和步哨戒備較前更加嚴密了，可見敵人的惶恐不安。到該村維持會中，敵會伊藤隊長帶敵兵數名突然闖進來，一看我是陌生人，怒目炯炯，猝然問：「小姑娘何來？」原來該村僅有居民男女二百餘，伊藤每天親率敵兵巡查兩次，所以熟識居民。維持會某君立刻冒認我做姪女，說是逃難回來看看秋收如何。我那時正抱着小孩，伊藤的怒容一下子換了笑臉，拿糖菓給小孩。我乘機問：「日本先生家中亦有小孩否？近況如何？」這是筆談，維持會某君為我介紹時說我曾受過家庭教育。伊藤立刻從腰間皮袋中拿出相片，滔滔回答：「余本小康之家，有妻及子女各一，生活素優裕。自奉調來華，原期一鼓征服中國，詎黨軍如此頑強抵抗，不知何日得返故國重叙天倫之樂。」（到這裏他眼睛發紅了，眼眶盛滿了淚）惟望爾等忠實良民與皇軍攜手，互相保護，皇軍絕不加害爾等；萬一皇軍被黨軍包圍，勢必危及余等性命則亦不惜與爾等同歸於盡……」一篇誘騙恫嚇而又不免自身傷感的言詞。八日晚，漢奸報告敵營，謂我軍便衣軍八九名，在施家園等處活動，敵即電富屬宋殿增援敵兵

正是將來發動遊擊戰爭的主動力。

方岩大部份山頂，我們都爬過，這時正是舊曆九月，山道上的香客綿延不絕，都是來胡公廟進香的，並且連日舉行着祭神大典，儀仗甚為奢華，據說是鄉民因為浙省各地多遭敵人蹂躪和轟炸，方岩竟免災難，特用以酬神。鄉民這種自了觀念似乎不是這時代所應有的，他們除了自己所生長的小天地之外，其他一概不知也不願管，在艱難的抗戰時期，我們希望能免去這種無謂消耗除去這種頑固迷信，然而這種種責任也只有智識階級可以肩負起來，我們更希望深入鄉村的宣傳隊稍稍注意到這一點。

如今我已到了碧湖保育院，這新地方以及兩百多正在苦難中成長的小天使，給我一種新的喜悅和新的力量。未來的國家將要由他們手中建造起來。

我們咬緊牙關，應付當前之苦難，準備持久的長期抗戰！

我們等待那真正和平底到臨，那時世界上將永沒有戰爭，沒有殺戮；但那是需要代價的，那是需要我們洗鮮紅的血來換取。

兩汽車至，並飭維持會立派居民十名，為敵作嚮導，且分頭刺探。威脅之下，只有唯唯聽命，多傷心的一幕！敵兵開走後，我異常激動，忘掉身居虎口，即向民衆宣傳：「我軍將總動員反攻，希望你們暗中協助，一齊殲滅敵人收復杭州，那時仍可安居樂業。萬不要喪心病狂，忘掉祖國！更不可將我軍實情探報敵人！過去被迫誤

犯，只要痛改前非，政府終是寬容的。我一個女流，也不甘心做亡國順民。現在我手無寸鐵，隻身深入虎穴，爲的什麼？只是不忍坐視同胞們被欺騙利用吧！」聽衆都向有慚色，手足無措。「沒奈何！我們都是被迫，大家同聲回答：「我們怎敢抹煞天良，爲虎作倀？願先生救我們！我們都遵聽政府命令，秘密助國軍。」九日離□□挺身赴□□，□□，□□，□□等維持會中，痛陳利害，勸令及早回頭，立即組織被迫民衆服從政府，協助國軍，作刺探、嚮導、輸送、救護及破壞敵後方交通等工作。聽言的又驚又愁又愧，還表示欽服。我這樣冒險，非不自惜，正恐這般附逆者爲了畏罪，死心塌地爲敵作走

狗。其實他們也不敢加害於我；因爲此間曾經狙殺附逆者，有意造成恐怖局面。此行雖無多大成績，但各維持會都願秘密組織人民抗敵自衛隊，以期相機擾亂敵人後方。這樣至少可以建立政府威權，使敵人發生動搖與恐慌。成敗我是不計的，我要埋頭幹去！十日偕某君赴餘杭之□□□，遇敵步哨。唉！強顏如我，到此也不得不爲完成工作而向倭寇折腰。可笑敵人戒備只在形式上是森嚴的。爲了此間無人可資掩護，未敢久留，下午即買舟至□□□，誰料兵變之後，竟有世外桃源！到處牌聲隆隆，呼么喝六，一般賣笑的，穿梭往來。這種民氣消沉的傷心現象應歸咎於我們政治工作推進之不力。十一日駕小舟到□

□□□，那裏有偽自治會第□□區辦事處。據報茶室裏有敵探，即離此越北高峰到天竺下藍隱乘公共汽車入城。正是薄暮，疎柳蕭條，臨風悲啼，電光慘淡。唉！大好山河，如今已慘遭蹂躪，淒涼如此！絕不如偽報所載「市面繁華，游艇逍遙」。只三元坊稍有市場，但比語戰前，不啻天壤。延路湖濱一帶，見些酒館、茶樓、旅店、浴室等小本經營，沒有巨商復業，雉妓沿街攔人，所謂西湖游客，少數流氓而已。本擬逗留幾天，詳查社會情形，傳聞數日前我□□師便衣探四名，佩手槍一，爲漢奸報捕，恐遭意外，遂從虎穴中跑回來了。

失地鬥爭之一頁

一頁

平湖政工隊龔武

※ ※ ※

本年春天，平湖的小市鎮上秩序見恢復，在守隊隊士保護之下，人民也安心一點；只是沒有看到自己的國旗罷了。趙家橋鎮上，去年雖也是和敵人作過兩晝夜苦鬪的防地，損失到還不十分重大，市面已相當熱鬧，小茶店和小酒店特別來得多。這裏駐守着我方遊擊戰士，其中半係從□□開到的正規軍流動部隊，半係本地守隊隊編組成的。他們最恨漢奸，而平湖的敵寇爲了對付遊擊隊，却大批的收買漢奸。漢奸手段比未淪陷時更惡毒，每人身

佩二十發新式手槍，專事刺探遊擊隊動靜並殺害救亡工作同志。一個熱鬧的中午，一位隊士剛經過一家小酒店門，瞥見裏面坐着三個形跡可疑的人，就踱進去招呼，想盤問一下。那知道這三個「作賊心虛」，見有些蹊蹺，拔槍就打，幸而這隊士很機敏，一閃避過，飛躍出門回隊部報告，派人趕過去。可是漢奸發槍之後，也早竄奔離鎮。遊擊隊士怎肯就此放過，緊緊前進追索。「碰」一聲，先頭一隊士倒了下去；「碰碰」兩響，一個漢奸也照樣倒下。原來

這箇漢奸自知躲避不及，掩身往稻草堆上，看我們一個隊士趕到，瞄準射擊，隊士倒地後傷勢雖重，神志還清，看那漢奸站在當面，猶恐後來同伴遭他毒手，隨手還擊兩下，眼見敵人也應聲落地，才含笑瞑目。其他隊士趕到，見到這光景，莫名感激，同時也格外興奮，繼續搜索下去。在槍聲聲集中，終又生擒一名，可惜還是被免脫一個。這件事發生後，全鎮居民就急急地各自遷移，準備明天的一場惡鬥；他們斷定敵寇必來報復。一大隊勇士，守着

賊嫌，從半夜起到天發白，不見什麼動靜，都有些不耐煩起來。到太陽直射頭上，向前一望，好，來了！「挨死的傢伙！」大隊長立即發令：「弟兄！債戶來了，算這筆血債！殺！」一排槍送上去，眼見敵寇前跌的跌，倒的倒，好些已躺在地上。可是第二批立刻爬着前進。於是「咯咯……」重機槍如老青蛙叫了起來，「彭彭……」「拍——拍——拍」輕機槍，來福槍，手槍一時熱鬧。敵人火力極猛，菜花田間一個個鋼帽子掀動着逼近，我們的大隊長忍不住，立刻躍起，爬在一個小土坡上，咬緊牙，雙手發着兩枝手槍；回頭又叫部下輕機槍組上前。就在這一剎那間，一顆彈飛入他的太陽穴，戰爭仍是相持，第二路敵人又從右翼壓迫過來，正碰到担任鎮北防衛的正規軍口部士兵；鎮南左翼後方，又在小路上出現敵人抄襲部隊。在這樣情況之下，我們的戰士們已很危險地被包圍了，更以游擊隊長須命，指揮無人，敵人火力又刻刻加強，只得全部向東北方面撤退。一場惡鬥，就此告一段落。我們除損失這位英勇的大隊長外，還犧牲一位正規軍的特務長，其他一無損失。復仇，這是大家一致的渴望，夜襲，這是游擊隊最高興的事。第二天月色朦朧中，一千多個游擊隊員，正「銜枚疾走」，向敵寇窩踞了不上五個鐘頭的秀平橋鎮上進發。鎮上

這股敵寇就是昨天抄襲商家我軍後方的一部，全數也有一百多人。「凱旋」之後，趾高氣揚，滿以為游擊隊就此潰散，可以高枕無憂；痛飲了一回，拉了兩頓當地逃不脫的農女，安逸地睡着。我們這般戰士，就依照昨日敵人進攻方式，照樣還他們一個三路夾擊。第一隊自東而衝到街上，毫無阻礙。在一所街屋中發見一部敵竄橫七豎八一堆像豬鬃輪着，衝進去，最先頭一位排長擎起大刀，一刀一個狼命劈去。等到他氣力不支，敵寇也多驚起，惶惶拔短槍發放，我們這位壯士，就此犧牲了。担任正面這路的部隊，正碰到敵人機槍陣地遭彈強列抵抗，足足苦戰二小時，還是不能消滅敵人猛烈的火力。「衝呀！在這難分難解中，一位排長突然躍起來大喊，自己就奮勇前進。敏捷得很，他忽兒又匍匐着衝進了敵人一架火力最利害的重機槍陣地，騰身而起，揪住射手亂打；射手倉卒不及抵抗，被他連人帶槍一股腦兒摔在

地上。可是敵人究竟數多，這位勇將終於也犧牲了。等後面全部士兵衝到，才拿手榴彈把這架重機槍炸燬。西路進擊部隊一上去就是衝鋒，所以接連倒下五六位戰士。可是在一位長官「死有什麼可怕！弟兄們前進！前面敵人快打完了！衝呀！」這般高呼之下，頃刻全隊潮一般衝上，把當前敵人全數解決。他們一看市河裏亭着兩艘汽艇，真似見到兩隻肥羊，蜂擁上去，一下子踏沉了一艘。正發得興起，天發白了，飛機已在頭上盤旋，不得已，收兵分路退去。最艱難地担任正面作戰的部隊，向北退走四五里，偏又經過昨天中路進犯那敵人的營地，槍聲驟起，幸虧將士都非常機敏，化整為零，飄然四散。事後調查，我方損失並不大，死了十三位，受傷七位吧了；而據目睹敵屍搬運的一位老太太談：「東洋人死屍，裝滿兩大船，隨走這把地上血跡刮去。最可惜那隻踏沉的船，仍舊被他們抽乾了水駛回去了。」

一句强有力的口號

以直

僞軍到底是中國人，對本國到底是懷着深厚的愛情的；小孩子有了糖吃，一時可以在外面游蕩，到了時間一長，誰不想親母親？僞軍的處境正是如此。所以前線僞軍的投誠全是為他們受了點什麼激勵觸動了思歸之情——歸向「中華」這個老母親。在多種激勵之中，我軍那句强有力的口號「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是最大的一種。起初我軍以此口號或動僞軍，後來僞軍中間自己也感倡這個口號，互相激勉，於是反正的事件愈來愈多了。我想信全部僞軍必會在這個口號之下回到自己本國的陣線來的。

趙老太太和楊秀瓊

張 盱

一個比喻

「趙老太太」這四個字在耳邊多響亮，多親熱，一聽到，眼前就浮上一個老婦人底影像，平凡中透露出男性堅強和明達的氣度；熱烈果敢，沉着而又爽快。在這個「游擊隊之母」底撫育下，平西游擊隊在一年中迅速廣大發展為一支堅強的隊伍，予敵人以極大威脅。在目前婦女中間，誰還不認她是一個特出人物？但在戰前，她還是一個普通的老婆子嗎？那時一般人耳邊關着另一個女子底名字，眼前是另一個女子底姿態，年青而美麗，一入水便化做一條「魚」——這就可見她游泳本領之高。她底名字在每種書報上可以找到——楊秀瓊。在游泳池邊擠滿了看她表演的人，中間不少是很有名氣和身份的；不

論是驚艷於她底美態或技能之精，對她的狂熱却是全體一致。國民體育誠是亟需提倡；但這個「時代」只叫你立刻鍛鍊成一個普通士兵的體質，一個精於射擊和勇於犧牲的人，不希望你成一個有名的運動家和藝術大師。撐竿跳不過「國難」這座牆，游泳家也渡不過「民族危機」這條河，畫家紙上的城保禁不起一粒汽槍的彈，而美人的風韻是坦克車所不了解的，毒氣不憐惜美人。七七事變以來，一切只能在太平歲月做生活點綴品的，便都黯淡無光；戰爭底秤桿上這些閑暇底產物都失去了重量，價值當然也隨之減低。於是楊秀瓊也被人忘去。她底本領對戰爭沒有什麼重輕。如果運動家藝術家還可以在當前哄動

大眾的話，那一定是他們爲了同胞底災難而作募捐的表演或宣傳的展覽；而觀眾這時也是爲了同胞底苦厄，不一定是飽自己的眼福；一切享受性藝術底本身價值已不存在。可嘆楊秀瓊底愛國情緒因常常游泳已被海水沖淡了一些，她看重金錢超過於同胞和國家底共同命運，於是人們不免又輕視她了。她底名字失了色，照耀在人心中的已是「趙老太太」四個字。這個女英雄有着超常的組織力與決斷力，她不會像「美人魚」般觀御波浪，她是領導着一羣生龍活虎般的民族戰士。這兩個女子底對照是一個好比喻，它明示戰爭中我們生活上一切價值之轉移。從楊秀瓊轉到趙老太太，這是中國迅速進步的象徵，可以代表一時代推進的情形。證明目前正是一個爲民族生存而搏鬥的時代。

活躍的前哨

振鐸

在前線一天不碰到敵機幾乎是很難得的事，好在那裏城鎮鄉村十九遭受過轟炸或敵兵的侵入，老百姓沒有了家，只好搭茅棚蔽身，這樣，敵機再也沒有丟彈的目標。受盡了苦，這裏的老百姓都跟着時代進步了，他們也懂得去當游擊隊士，去替軍隊服務，祇要從於潛過去就可以看到大多村落都有一些老百姓經常地輪流候着爭

取爲軍隊服務的光榮機會，也有老頭兒和老婆子每天預備着茶水朝望英勇的弟兄們去領受他們的厚賞。「兵」在他們的腦子裏已有新的解釋和認識。我們政工人員穿的也是軍服，老百姓初見一樣稱呼我們「老鄉」，「老總」或「長官」。但是他們多疑惑：「老鄉，怎沒帶槍？多危險！」

「真的，老鄉，往這裏過去的軍隊都帶槍的。」當他們一明瞭我們是怎樣一種人的時候，就稱我們做「先生」，「先生」決不是輕視的口吻；但在他們心中的重量就比「老鄉」差了。從下面這個例子中可以看出前線老百姓對士兵的熱情：一次我同同志護送一位生病的同志回後方，經一村

落，一中年婦人拿了一壺茶跑過來。當時那病着的同志着的是便衣，而且婉辭了她的禮物，她發覺了他不是一個傷兵，臉上就流露出失望的神色。

我感覺到前線的人民現任只是動員這一過程的進行問題。「動員」在他們之間只需施行合理方法並不是一件很難的事。他們本身已有組織的雛形，力量已在滋長，不過這民衆力量的充分發揮有待於強化的組織。如孝豐一帶已開始採自動自決而配以公決的方式訓練十八歲至三十歲的婦女，以不妨礙受訓者的工作和生產為原則，成績相當可觀。

一區專署曾舉辦一個青年幹部訓練班，幾個個青年在嚴寒中作了一番身心的鍛鍊後，即跑上前線工作，前線許多游擊隊性質的自衛團隊中也都有了政治工作人員，並從中產生一批下級軍事幹部。「政治工作者」在前哨各部隊間是一個很新鮮

我們不再被看做警察兵了

桐廬縣本來祇有十二鄉，為工作方便計，現在劃分念四鄉。當各鄉鎮長就職之後，縣長親自下鄉巡視各鄉鎮公所。每到一鄉，即召開保甲長會議，政工隊員也挨順序出席。縣長每次訓話中，總是先向會衆解釋政治工作的意義與重要，然後介紹政工同志報告工作經過及困難情形，再次才繼續討論各種問題。廿四鄉的巡行中，縣長從不失誤一氣預定時間，而且又不懼勞苦。十月十九日翻過桐廬有名的羊角嶺，見到行道坍塌不堪，他即令該區鄉長者

的名詞。一區專署又在天目山訓練了數百青年學生軍，也都開到了近敵地域和淪陷區。這是很可注意的一個「新動力」。國軍口口師的宣傳團流動在敵前敵後各地區，作廣大而深入的宣傳。上面這些隊伍，配合着各機關招收工作青年的熱烈情形，表示前哨的工作並不比後方沉寂，也許還熱烈一些。

政工隊在吳興，長興，安吉，孝豐早已次第成立，安吉最後，「七七」紀念日才誕生，工作皆很緊張。據口口師動隊探報，吳興城內敵軍司令部牆上曾發現我方所發反戰日標語，這也是政工同志可敬的工作之一頁啊！

書報在前哨最感缺乏。東南日報館和正報館曾各贈報四百份與一區各縣；可惜贈送時間太短，僅僅一星期餘。青年同志們閒着時就翻些紅樓夢，彭公案，七劍十三俠之類的書，這類書對他們當然是害多

手籌款修理，自己先助五十元。民衆因之對他有一個很好的印象。不但對縣長，就是對我們政工隊，因此此番巡視中我們懇切的陳述解釋，也轉變了態度；工作得到很多幫助，進行自然順利了。回憶二日間政工隊初成立時，下鄉去老是做催債丁，催民夫那陣工作，民衆的腦子裏我們是些討厭的「警察兵」，一般保甲長也很輕視我們。我們耐着心，在多種種刺中間找路。據各同志的相互談論，這次下鄉舉行會議和歷來工作上的耐性所變更的人民態度，約可分析做下列幾點：(一)一般都能了

解政治工作的重要，政工人員的坦白；(二)鄉保甲長等見縣長很重視政工人員，他們也換一副眼光相對，政工人員的言語因而也有了相當的策動力；(三)政工隊與鄉保甲長取得了更密切的聯繫；(四)人民的腦子裏抹去了一「警察兵」的觀念；(五)一般輕視我們的人也轉變了態度。這經驗使我們感覺到工作上的困難必有方法可以打破，只在自己肯虛心肯研究和切實努力而已。而縣長和縣府一般高級人員能常常下鄉和人民接觸，亦是溝通政府與民衆意見的首要途徑。

利少的。在口口游擊隊的一次游藝晚會上，一個同志要我講時事，可是六七天看不到報，各戰場及國際間的變化究竟如何，自己也不明白，只好勉強講些較近的事。前線並不如一般想像中那樣危險，只消看一看大部是農民組成的游擊隊的那種不可侮的精神，你就會添加胆氣。你在他們中間常常可以聽到：「鬼子火力凶，頭上還有飛機，可是我們還是要盡力同他們拚！」

游擊隊中一部原是湖匪收編，經一區專員公署淘汰了少數不良分子，就成了一支勁旅。前線各隊伍都缺少彈藥。藥品和醫生也是急切需要的。梅溪一役，口大隊一個弟兄受傷，槍彈從胸骨上方射入穿過腹部，因找不到醫生，手頭也無藥品，只好請一個鄉下郎中來看，結果看了一二個月還只能把槍彈傷口治好。希望後方同胞在這一方面多多幫助他們。

桐廬政工隊王之時

二七、八、二十